

我慢慢地点头，
接受你的谎言，
觉得难过又苍老……

This is where I leave you

谁来替我照顾妈妈？



NLIC 2970701731

麻·霍普尔/著 廖玉玲/译

谁来替我照顾妈妈？



[美] 强纳森·崔普尔 / 著
廖玉玲 / 译



NLIC 2970701731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来替我照顾妈妈? / (美)崔普尔(Tropper, J.)著; 廖玉玲译.

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-7-5399-4439-5

I. ①谁… II. ①崔… ②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0451 号

版权登记号: 图字: 10-2011-241 号

THIS IS WHERE I LEAVE YOU by Jonathan Tropper

Copyright © 2009 by Jonathan Tropper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

by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

ALL RIGHTS RESERVED

书 名 谁来替我照顾妈妈?

作 者 (美)强纳森·崔普尔

译 者 廖玉玲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选题策划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

责任校对 孙文霞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(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25

字 数 21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,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439-5

定 价 28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序 言

“爸走了，”温迪漫不经心地说，好像这是曾经发生过或每天都会发生的事。这种就算悲剧当前，她也能处变不惊的样子，真的会让人郁闷。“两个小时前走的。”

“妈还好吗？”

“她是我们的妈妈，你知道吧？她更想知道要给验尸官多少钱。”

发生重大事件时，我的家人向来无法正确表达情绪，这让我觉得很火大，但听到这句话我还是笑了。没有哪一个庄严隆重的场合，我们福克斯曼家不是用快闪或讽刺的话逃避的。这是我们家的正字标记，我们的基因就是如此。不管是生日、假日、喜宴还是去探病，我们都用嘲讽、双关语和取笑的方式表达情感，现在就连我们的父亲过世了，温迪还是有兴致耍嘴皮。用这种方式悼念父亲倒也很适合，因为说到用这种方式表现内心压抑的情感，他可是前辈。

“这样好多了。”温迪说。

“好多了？天啊，温迪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”

“好啦，这样说不不对。”

“你真这么想？”

“他要我们照犹太人的习俗为他服丧七天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我们在谈谁？当然是爸啊！爸要我们服丧。”

“爸走了啊。”

温迪叹了口气，仿佛要穿过我这片浓密的弩钝丛林让她精疲力竭。“是啊，所以现在显然就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时候。”

“但爸是无神论者。”

“爸以前是无神论者。”

“你是说他过世前发现了上帝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说他过世了，你应该跟着改变动词时态。”

如果我们听起来像两个冷血的混蛋，那是因为我们就是这么长大的。但其实，打从爸爸一年半前就被诊断出有问题以来，我们已经断断续续哀伤了一阵子。他本来就有胃痛的老毛病，但一直不理睬我妈的请求，不愿去医院看病，只是一味增加已服用多年的胃药剂量。他把这些药看成救命仙丹一样地吞，不论到哪里，总是随手丢下几个药片的铝箔包装，所以地毯看起来像刚铺好的人行道一样闪闪发光。后来，他的粪便就变成了红色的。

“你爸觉得不太舒服。”老妈在电话中总是说得轻描淡写。

“我的大便流血了啦。”爸爸在老妈后面抱怨。我搬离家这十五年来，爸爸从没接过电话，一直都是妈妈来接，而他在旁边

找适当时机插话，发表几段怪里怪气的评论。这很像他的人生，老妈永远在舞台中央，娶她就像加入合唱团。

透过计算机断层扫描，可以看到爸爸的肿瘤像朵花，盛开在他深灰色的十二指肠壁上。翻开爸爸默默忍受痛苦的传奇史，还会再找到一则故事，讲的是他花了一年用胃药治疗转移性胃癌。这个过程里有预料中的手术、放射线治疗，然后就是无止尽的化疗，希望能缩小他的肿瘤，但被缩小的反而是他。他曾经宽阔的肩膀，最后瘦到只剩关节，肩膀好像就这么从他松垮的皮肤下消失；接下来是肌肉和肌腱逐渐萎缩，然后是极度疼痛，最后陷入昏迷，而我们知道他永远不会再醒过来。不过他为何要醒来？为何要醒过来面对胃癌末期的痛苦折磨？

从他昏迷到过世大约四个月，比肿瘤科医生预估的还多了三个多月。我们去请教医生问题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：“你父亲是个战士。”但这句话很没有意义，因为他已经活生生被病魔斗垮。如果还有知觉的话，他一定会很生气，像死亡这么简单的事，竟然花了他这么久的时间完成。爸不相信有上帝，但他终生信奉“别占着茅坑不拉屎教”。

所以“他真正过世了”这件事本身，与其说是一个事件，不如说是最后的悲伤细节。

温迪说：“丧礼明天早上举行，我今晚就会带孩子过去。巴利在旧金山开会，他会连夜搭飞机赶过去。”

温迪的丈夫巴利是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人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公司花钱让他搭私人专机，到世界各地陪有钱人打高尔夫球，但他多半是输球给这些可能需要他的基金赚钱的客

户。几年前公司调他去洛杉矶办公室，其实这完全没道理，因为他本来就经常飞来飞去。而温迪当然比较喜欢住在东岸，因为在这里，她肿胀的脚踝和产后赘肉的负担比较轻。至少，这些不方便在平均肥胖度较高的东岸，可以得到不错的心理补偿。

“你要带小孩来？”

“相信我，我宁愿不要，但让保姆带他们七天太久了。”

她的小孩一个叫莱恩，六岁；一个是科尔，三岁。这两个小男生都有一头淡黄色头发、天使般圆润的脸颊，不过还没有哪个房间能让他们待两分钟还不被搞乱的。温迪还有一个女儿瑟琳娜，才七个月大。

“七天？”

“服丧就是要这么久。”

“我们不会这么做，对吧？”

温迪说：“这是他的遗愿。”有那么一瞬，我想我可能听到了她喉咙深处发出的悲伤声音。

“保罗也赞成吗？”

“就是保罗告诉我这件事的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爸要我们服丧。”

保罗是我哥，比我大十六个月。我妈坚称我的出生并不是个错误，生完保罗七个月后又怀孕，完全是她故意的。但我从来不相信，尤其是爸爸在一个周五晚餐上喝了桃子酒，闷闷不乐地承认，那时候他们不相信哺乳时还能怀孕后。保罗和我的感情倒还不错——只要我们不聚在一起。

“有人告诉菲利普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已经在他最后让人知道的手机里留言。假设我们运气不错，他听到了留言，也正好没在监狱或没有死在臭水沟旁，那就有理由相信他有一点点可能会出现。”

菲利普是我们最小的弟弟，比我晚九年出生。实在很难理解我父母生小孩的逻辑，温迪、保罗和我都相差不到四岁，菲利普则是快十年后才报到，像一个不协调的尾音突然“啪”一声出现。他在我家就像“披头四”乐团里的保罗·麦卡尼，外貌比其他入出色，拍照时永远和其他人看不同方向，偶尔会有谣言说他已不在人世。他还是婴儿的时候，不是被骄纵就是被忽略，或许这就是他长大后什么事都会搞砸的原因。

他现在住在曼哈顿，他经常从定位系统上消失好几个月，然后有一天突然不请自来地出现在你家门口，和你共进晚餐。偶尔会提一下他进了牢里，或者去了西藏，不然就是刚和某个要红不红的女演员分手。我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他。

“希望他能来，”我说，“如果没来，他会良心不安。”

“说到我命运多舛的小弟们，你自己的希腊悲剧如何了？”

温迪说话麻辣、不怕得罪人的样子很有趣，甚至接近迷人的程度，但如果粗鲁和残忍之间有道界线的话，我想她从来没注意过。通常我还能欣然接受她这样挖苦我，但这几个月来我身心俱疲，所有防卫能力消失殆尽。

“我要挂电话了。”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不像是个快要崩溃的男人。

“贾德，我只是要表达我的关心。”

“我确定你是这么以为的。”

“噢，少来以退为进这招。我已经受够巴利这样对我。”

“那就家里见。”

“很好，那你就继续这样下去，”她不悦地说，“再见。”

我等她先挂电话。

“你还在听吗？”她最后终于说了。

“没有。”我挂断电话，想象她边甩上电话，边机关枪似的从嘴唇间射出连珠炮似的咒骂。



| 星期三

1

那天我在打包行李，准备开两个小时的车到艾姆斯布鲁克，这时珍正好开着她棉花糖色的休旅车过来，我还没来得及闪开，她就下车了。我已经有一阵子没看到她、没回她电话，也没有停止想她，而此刻她就在这里，看起来还是和以前一样纯洁无瑕，穿着合身的运动服，顶着一头昂贵的蜜色金发，嘴角稍微上扬一下，像个小女孩似的挤出一点笑容。我知道珍的每个微笑代表什么意义，又会导致什么后果。

问题是我每次见到珍总会立刻回想起第一次遇见她的场景：她骑着那辆红色破单车正要穿越广场，一双长腿踩着踏板，头发随风飘逸，整个脸颊红通通的。而这些是你碰到“很快是前妻”的人时最不愿回想起的事，也可以称她为“等着变前妻”或者“准前妻”。在法庭正式批准离婚前，许多夫妻真的就像住在炼狱，而那些教人自力救济的书或网站，还没想到一个适当的名词

称呼这些夫妻。和往常一样，我一看到珍马上就觉得很懊恼，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发现我租了一个很烂的地下室，而是因为自从我搬出去后，看到她会让我觉得好像在一个私密、尴尬的时刻被逮个正着——例如开车等红灯时，一边挖鼻孔一边跟着“空中补给合唱团”唱歌。

“嗨！”她说。

“嗨！”我把行李丢到后车厢后回答。

我们结婚九年，现在打招呼时却不看着彼此的眼睛。

“我有留言给你。”

“我很忙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讽刺的语调让我有一股熟悉的冲动——既想要给她一个深深的吻，同时又想把她勒死。但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这两件事都不能做，所以我只能比平常更用力地甩车门泄愤。

“贾德，我们得谈谈。”

“现在不是时候。”

她把我一路推到驾驶座门边，然后给我一个她最成功的笑容，就是我经常说会让我一再爱上她的那种。不过这次她失算了，因为现在她这样做只会让我想起我失去的一切。“这件事没理由不能欢喜收场。”她说。

“你和我老板上床，这就是最明确的理由。”

她闭上眼，召唤要应付我的最大耐心。以前我们要入睡前，我都会亲吻这双眼皮，感觉她那蝴蝶翅膀般的睫毛在我唇边飘来飘去，她轻轻的气息把我的下巴和脖子呵得痒痒的。“你说的没错，”她说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觉得厌烦，“我有缺点，我不

开心，我做了不可原谅的事，但不管你多恨我毁了你的人生，你一直把自己当受害人是于事无补的。”

“嘿，我过得很好。”

“是啊，你过得真好。”

珍仔细打量我现在住的破房子。这个比马路还低的地方像是小朋友用笔画出来的：一个三角形栖息在一个四方形上，砖块马马虎虎地叠着，一扇独立窗，还有一个前门，四周被一样破旧的屋子包围着，一点都不像我们用我毕生积蓄买下的那栋小而美的房子。现在珍还住在那儿，不用缴房租，和另一个男人睡在曾经属于我的床上。

我的房东姓李，是一对来自中国、高深莫测的中年夫妻。我从来没听过他们讲话，他们好像永远都那么安静地过日子。他在客厅做针灸，她用像电影道具的手工扫帚扫地，每天三次，我都是在她狂乱地、在人行道上扫地般的声音中苏醒和入睡，除此之外，他们似乎根本不存在。我经常想，那他们干嘛不远千里移民来美国？中国一定有很多神经兮兮的人和灰尘。

珍说：“你没有去调解委员那儿报到。”

“我不喜欢他，他不公正。”

“他当然很公正。”

“他对你的胸部很公正。”

“我的老天，你实在很荒谬。”

“是啊，人各有所好。”

然后我们就这样继续斗下去。我可以完整记录接下来的对话，但内容其实大同小异。两个人的爱已变成有毒物，用后悔的

手榴弹轰炸彼此。

“你这样我没办法跟你谈。”她最后这么说，气呼呼地离开车旁。

“我一直都是这样，这就是我。”

“我爸过世了！”我很想这样对她吼，但我不能，因为她会哭，如果她哭了，我或许会哭，那样她就能找到一条进入我心房的路，而我绝对不会让她骑着载有同情的特洛伊木马穿透我的铜墙铁壁。我正要回家送我爸最后一程，还要面对我的家人，她应该要和我一起去，但她已经不再属于我。结婚是要找个盟友一起对付家人，而我现在得独自向战壕前进。

珍伤心地摇摇头，我可以看到她的下唇在颤抖，眼眶里已经开始有眼泪要形成。我不能碰她、吻她、爱她，甚至连话都不能心平气和地说，只要一开口，前三分钟就只有抓狂的指责。但我还是可以让她伤心，而且此时此刻，我必须要以此为乐——如果她没有持续这么可恨的美丽、走运动风打扮、留着蜜金色的头发配上大大的眼睛、看来如此楚楚可怜，那么我伤她的心会容易许多。

因为就算是现在，就算她对我做了那些事，她眼里还是有些让我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护她的东西，就算我知道其实需要保护的人是我。如果她不是珍，一切都会变得简单许多，但她是，而且曾经那么纯粹的爱，如今只剩暴怒、憎恨和另一种黑暗且扭曲的爱，伤人的威力比其余的情感加起来还大。

“贾德。”

“我得走了。”我开了车门。

“我怀孕了。”

我从来没中过枪，但中枪的感觉可能就像这样吧！在疼痛感

追上子弹前，脑筋只有一片空白。她以前也怀孕过一次，当时她边哭边吻我，我们两个像白痴一样在浴室里跳舞，但我们的小孩在出生前就夭折了，在预产期前三周脐带绕颈，窒息而死。

“恭喜。我确定韦德会是个好爸爸。”

“我知道你很难接受，我只是觉得应该由我亲自告诉你。”

“现在我知道了。”我爬进车里，她挡在前面，我车开不出去。

“说点什么，拜托。”

“好。妈的，珍，去你妈的！我希望韦德的小孩比我的小孩运气好。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贾德，你怎能那么恨我？”她低声且虚弱地说。

“我当然可以。”我用所有的诚恳这么说。

或许是我对父亲那复杂的悲伤情绪开始发作，或许只是珍退后的样子仿佛重重挨了一记耳光，总之，她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在毫无防备的一刻闪过的强烈痛楚，几乎足以让我再爱上她一次。

2

我的婚姻是用这种方式结束：医护人员和奶酪蛋糕。

婚姻会破裂每个人自有一套理由，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。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，或许就是错在这里。在纽约州，可以结婚的法定年龄比可以喝龙舌兰酒的还早。我们对维持婚姻幸福难度的了解，大概和非洲有儿童在挨饿差不多——那些都是悲惨的事实，但离我们太遥远。我们相信自己会与众不同，会让爱火不断熊熊燃烧，永远是最好的朋友；我们会避免陷入自满的陷阱，身心永远保持年轻，每个吻都是又长又深，小腹也要维持平坦；我们走路时一定要手牵手，夜深人静时总有说不完的枕边细语，在电影院里亲热，用看得到的热情让彼此快乐。

“等我老了，你还会爱我吗？”珍以前总会这么问。

“当我的胸部下垂、牙齿掉光，整个人像梅干一样又瘪又皱的时候呢？”珍会这么问。

“当然会啊。”

“你不会拿我去换个年轻美眉吧？”

“当然会啊，但是我会觉得心情很糟。”

然后我们会为这些不可能的事哈哈大笑。

爱让我们变成在自我陶醉里沉溺的伙伴，不停地说着我们有多接近、我们的结合有多完美，仿佛我们是史上第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。我们有一阵子确实是那样，当别人努力让日子过得开心时，我们眼中只有彼此，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恶心肉麻。现在我回想起过去那些愚蠢的行径，对等在前方的现实是如何愚蠢得一无所知，我只想回去找那个骨瘦如柴、因一颗膨胀的心而自以为是的男孩，好好给他一拳。

我想告诉他，他和妻子的爱是如何慢慢变成例行公事，他们